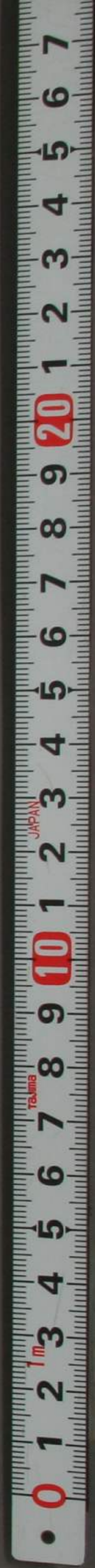


特別
^21
4254
8

長編
1284





^2/
4254
8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97-76>

第二十四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世事香騰似轉輪

眼前凶吉未為真

請看久久分明應

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為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肚痛走上茅廁大解拾得一個布裏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娘說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看見到喫了一驚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來的麼金孝道我幾曾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却恁般說早是隣舍不會聽得哩這裏肚其實不知什麼人遺失在茅坑傍邊喜得我先前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經紀的人容易得這注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賺別人的油賣老娘道我兒當言富貴由命你若命該享用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來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非是你設心謀得來的也不是你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可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開失脫了倒回抓尋不見這一場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陷了也不可曾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場陰德皇天必不負你金孝是個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訓了一場連聲應道說得是說得是放下銀包裏肚跑到那茅廁邊去只見鬧嚷嚷的一叢人圍著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

今古奇觀 卷二十四

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坑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抓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喊個滾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擁著開看金孝便問客人道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有四五十兩金孝老實便道可有個白布裹肚麼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你拾著還了我情愿出賞錢衆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著道理平分也是該尚金孝又道真個是我拾得放在家裏我只隨我去便有衆人都想道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人那曾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裏事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夥人一闕都跟了去金孝到了家中雙手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檢出銀包看時時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衆人們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賴著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剩得這些你居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金孝道我纔拾得回來就被老娘傷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頓定短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只小雞一般放翻在地捻著拳頭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衆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聽得喧嚷款了轎吩咐做公的拿來審問衆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傍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却說做公的將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邊道他拾了小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一邊道小兒聽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的縣尹問衆人誰人做證見衆人都上前稟道

那客人脫了銀子正在茅廁邊抓尋不見却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衆目共覩只銀子數目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你兩下不須爭囉我自公道理做公的帶那一人到縣來縣尹升堂衆人跪在下面縣尹教取裹肚和銀子上來吩咐庫吏把銀子兌准回復庫吏復道有三十兩縣主又問客人你的銀子是許多客人道五十兩縣主道你看見他拾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的縣主道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都拿了却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那銀子是五十兩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不是爾的必然另是一個人失落的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願只領這三十兩去罷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爾的五十兩目去抓尋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著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垂淚而去衆人無不稱快這叫做 欲圖他人 翻失自己 自己羞慙 他人歡喜

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鈕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有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圖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跡雖異天理則同却說江西贛州府省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爲官清正並不要錢人都稱爲魯白水那魯廉憲與同縣顧家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雙名學官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爲婚來往間親家相好非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攜著兒子在於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

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幾間破房子連日食都不周了顧命事兒女婿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大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悞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命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官家各有体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得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願退親我就娶了他休書却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顧命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兩只慢慢的勸他便了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窮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從命孟夫人道於今爺去催魯家行禮他若行不起聘倒願退親爾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裏話若魯家力不能聘孩兒情願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蓮投江全節留名萬古若見這孩兒就持却一命亦有何難孟夫人見女執性又苦他又憐他心上一計除非暗過命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忽一日顧命事往東庄收租有好幾日擔擱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喚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後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我自自重賞老園公領了夫人之命來到魯家但見一門如敗寺屋似破窗窗棉離披一任風聲閉閉廚房冷落絕無烟氣蒸騰一頰牆漏瓦椽椽足只怕雨來舊椽破牀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官家門戶倒誰憐清吏

子孫貧

說不過魯家貧况如說魯學曾有個姪娘嫁在本邑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止存一子梁尚實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日見一處過活家道相足這一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水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極這幾日老爺不在家中尊尊尊等不可失信囑罷罷去了這妻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在口會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此處當下囑咐隣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嬌嬌正留著姪兒在房中喫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擲撥姪兒快去魯公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與表兄梁尚實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實是個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官家門牆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眾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細細著眼見這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實道愚兄還要到東村一個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信又囑咐梁媽媽道姪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媽媽也只道孩兒是個好意真個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個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白已不好去打脫了正是

欺天行事人難識

匝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那公子揀了一套新衣怕地出門選投城中願命事家來却說孟夫人是晚教老
園公開了園門侍候看日落西山黑影裏只見一個後生身上穿得齊整整脚兒走得
慌慌張張望者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那君可是曾公子麼梁尚賓連忙鞠躬躬應
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
去派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子到內室相見纔下得亭子又有兩個
丫鬟提著兩盞紙燈來按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書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
朱簾秉燭而待那梁尚賓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過般富貴樣了二來是個村郎不通
文墨三來口知假貨終是懷著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
相疎語言澁滯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貧知短他這
地貧困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某罷夫人吩咐忙排
夜膳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其父親有頓婚之意萬一
如此今宵便是承訣若得見親大一面死亦甘心當下辭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
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迎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
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睜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背
隨裡都發癢起來這理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惘惶只少得哭下一場正是
真假不同心腸各別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飯兩桌上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

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禮本怪假公子剛剛講
得個打聽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略敘一叙假公子應了一
句爺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局促本是能飲的只推
量幸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
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迹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了
幾來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了幾掌燈送到東廂去了夫人喚
女兒進房趕去待婢開了箱籠取出銀子八十兩又銀器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
一于交付女兒說道做娘的手中只有這些爾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阿秀
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應趁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
夫妻之情打動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
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裏藏去不可露人眼目
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道娘怎好自去夫人道得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家婆
到來分付他只管夜深密地送小姐到東廂與公子叙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
候省得兩下漏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再說假公子端坐在東廂明知有個曉曉
緣故只是不覺果然二更之後管家婆按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
叙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里
今 占 尚 觀 卷二十四 四

小姐初起含羞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服也老建起來兩個你問我答叙了半晌呵委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假公子也裝出捧胸嘆氣指著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懷掉軀儘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導果他也必須墮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囑咐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冷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成了幾個聽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詩詞文

可惜名花一朵纏噴深閨藏護不遇探花郎却被狂蜂殘破錯恨結恨怨殺東風吩咐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八要私贈公子五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只合當面囑咐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過下落萬無一失于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到東廂說話分明放這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狂做了一世牽牽的話極這也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兒的終身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了髮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咐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準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自白裏騙了一個宦家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腳萬分得意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為全美聽得說願命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簾他一日待明日纔放

去若得願命事回來他也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淨了計較已定來到個酒店上自飲三盃吃飽了肚裏直挺挺到午後方纔回家魯公子正等不耐煩只為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並無蹤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兒子衣服有麼田氏道他自記檢箱裏不會留得輪匙原來田氏是東林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知書達理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一有名的一個豪傑只為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廣的父親與他舅子魯廉也素聞其名替他極力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為媳那田氏像了父親也三分依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敢好爭心下每每不覺開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也却說姑姪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廣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兄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裏飲酒整夜不歸又沒尋爾去處梁尚廣不問娘話一徑到自記房中把袖裏東西都藏過了纔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為小事纏住身子擔擱表第一日休怪休怪今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只顧把伴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記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借梁尚廣道有一雙青緞子鞋在間壁皮匠家充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到明朝梁尚廣只托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喫過了方纔起身把這袍鞋襪漫漫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挨時刻等願命事到家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過包裹兒包好付

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一類喚過莊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若親
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記掛魯公子作揖轉身向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爾
此夫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個如何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著身子進去怕不
是他親女婿趕將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爾有憑有據須不是爾自輕自賤他有好意
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爾併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
彼若暗算爾却沒有個退步魯公子又叫哥哥說得是正是

背後害他當面好

直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裏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了來
用清水濯淨教婆子在鄰舍借個炭斗吹些灰來熨得直直的有些壞去處再把些飯兒粘
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黑的只是這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戴右戴只怕不正教婆子
看得件件停當了方纔移步進投顧家來門公認是住客回道老爺東莊去了魯公子
終是臣家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園公方知是魯公子却
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放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來爾去通報且知
須不累爾們門公傳話進云稟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孟夫人聽說
嘆了一聲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魯
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慌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黑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在

解肚兒的點黑兒的如今是白兒的瘦瘦兒的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親到後堂從簾內
張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實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
差孟夫人初見魯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
模樣再問今日為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驕滯鄉間今早纔回特來參
謁望恐遲誤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穿的冤家又是那里來的慌
慌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爺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沒
人知道往事不須題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加之奈何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都是空

阿秀聽罷呆了半響那時一肚子情懷繭結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
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是亂針刺刺體痛難言喜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
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是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背一把
校椅朝上放下請岳母夫人端坐待小婿魯某拜見夫人謙了一回從傍站立受了兩拜
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魯某只為家貧有缺禮數蒙岳母夫人不棄此恩生死不忘
夫人白覺慚愧無言可答比教管家婆把廳門閉上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站住簾內如何
肯移步只得管家婆傳語道公子不該擔擱日期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說道某因
患病鄉間有失奔趨今方踐約如何便說相負阿秀在簾內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

今古奇觀

卷二十四

六

身今遲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類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銀二股金
細一雙聊表寸意公子宜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為念管家婆將兩件首飾遞與公子公子還
疑悔親的說話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且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子請快轉身留此無益
說罷只聽得呼呼咽咽的自進去了魯學曾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小婿雖貧非為這兩
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是回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既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
夫人道我母子並無異心只為公子來遲不將婚事為重所以小女心中怨恨公子休得多
疑魯學曾只是不信叙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
某只靠得岳母夫人做主如何三日後也生追悔之心勞勞明明的說個不了孟夫人有口
難辨却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忽聽得裏面亂將起來了髮氣喘喘的奔來報道太太不
好了快來救小姐嚇得孟夫人一起冷汗巴不得兩隻腳在肚下管家婆扶着身體跑到繡
閣只見女兒將羅帕一條縊死在牀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醒滿房人都哭起來
魯公子聽少姐縊死這道是做成的圈套在他出門尤自在廳中亂讓孟夫人忍著疼却傳
話請公子進來到繡閣只見牙牀錦被上直挺挺睡著一個死小姐夫人哭道賢婿爾今番
認一認妻子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爾久停之所怕惹出是
非連累不小快請回罷教家婆將兩件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
得挹淚出門去了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莊去報願食事回來只說女兒不願

停婚自縊身死願食事懊悔不及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殮不題後人有詩贊阿秀云

生死一諾重千金

誰料奸謀禍孽深

始知汗體不汗心

却說魯公子回家見了金銀細哭一回嘆一回疑一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
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夜次早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
賓曉得公子到來到避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自盡一事梁媽媽連連感嘆公子
留公子酒飯去了梁尚賓回來問道方纔表弟到此說會到顧家去不曾梁媽媽道昨日去
的不知甚麼緣故那小姐真怪他來遲三日自盡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阿呀可惜好
個標致小姐梁媽媽道你那里見來梁尚賓道不來把自記打扮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
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母舅作成你的爾今日恩將仇
報反去破壞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萬斷萬禽獸得梁尚賓開
口不得走到自記房中因氏閉了門在裏面罵道爾這樣不義之人不久自有天報休想善
終從今爾自爾我自我休得來連累梁尚賓一肚氣正沒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脚踢開房
門揪了老婆頭髮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罵了兒子出去田氏搥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媽媽
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擡回娘家去了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跡敗露當晚一夜
不睡發寒發熱病了七日嗚呼哀哉田氏聞得婆婆死了特來奔喪孝梁尚賓舊恨不息

今古奇觀

卷二十四

七

便罵道賊潑婦只道附在娘家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爾替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娘又來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被死水不見爾村夫之面梁尙道道拍斷了老婆種要爾這潑婦見我今日便罷了爾去再莫上門田氏道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願隨爾這等不義之徒若是罷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梁尙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嘆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即付與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

有心去調他人婦

無福難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賢淑女

一場相罵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思想女兒無日不哭想道這是老歐寄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洩他人了等丈夫出門拜客喚老歐到中堂再三訓問却說老歐傳命之時實未曾漏洩是魯學會自家不會借衣惹出來的奸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孟夫人心裏明明曉得有個人那老歐心裏還只認做一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扭過在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肉爛願會事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得被夫人打壞動彈不得教人招來問其事故老歐將夫人使去約魯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會之事一一說了一遍願會事大怒道原來如此便叫打轎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事要將魯學會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圖

使人拿魯學會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實情細細說了見有金釵細兩件是他所贈其後園私會之事其實沒有知縣就叫園公老歐對證這老人家兩眼模糊前日晝夜裏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敢鬆知縣又拘了願會事人情若實用刑拷打魯公子喫苦不過只得招道願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細助爲憑查得見阿秀美貌不合頓起淫心強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知縣錄了口詞審得魯學會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難以夫妻而論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在死囚牢裏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無人送飯想起這事與魯公子全沒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處些銀兩分送水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願會事感如怨就問知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行千里

願會事辭名不好必欲置魯學會於死地再說有個陳廉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願會事是榜進士以此願會事叫他姓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冤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境時願會事先去囑託此事陳御史日雖領命心下不以爲然蒞任三日便發牌按臨贛州勸道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滾實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魯學會一起問了招詞又把金釵細看了叫魯學會問道這金釵細是初次與你的麼魯學會道小人只去得一

次並無兩次御史道招上說三日後又去是怎麼魯學曾口稱冤枉訴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顧家烟事因父親是清官死後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聘岳父顧僉事欲要悔婚是岳母不肯私下著老匡公來喚小人去許贈金帛小人羈身在鄉三日後方去那日只見得岳母並不會見小姐之面這奸情是屈招的御史道既不會見小姐這金釵細何人贈你魯學曾道小姐立在簾內只責備小人來遲慢事莫說婚姻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細權留個憶念小人還只認做母親的語與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說當夜你不會到後園去了魯學曾道實不會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金釵細二物麼阿秀抱怨口氣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這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憤而死便叫老歐問道爾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曾麼老歐道小人不曾面見御史道既不會面見夜間來的爾如何就認得是他老歐道他自稱魯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御史道相見後幾時去的老歐道聞得裏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魯學曾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那魯學曾第二遍來可是爾引進的老歐道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並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却到後園來尋爾老歐道我家奶奶差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後園來的御史喚魯學曾問道爾岳母原教爾到後園來爾却如何往前門去魯學曾道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意見竟假只恐園中曠野之處被他暗算所以逕走前門不曾到後園去御史想道魯學曾與園公分明是

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魯學曾問老歐道那後園來的可是這個嘴臉爾認得真麼不要胡亂答應老歐道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假是這箇臉兒御史道魯學曾既不在家爾的信又寄與何人的老歐道他家只有個老婆子小人對他說說並無別人任勞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並無第二個人知覺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那好回復老年伯又問魯學曾道爾說在鄉離城多少家中幾時寄到的信魯學曾道爾說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怕索叫道魯學曾爾說三日後方到顧家是虛情了既知此信有甚般好事路又不遠怎麼延三日理上也說不去魯學曾道爺媳思怨小入細稟小人因家貧往鄉間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欲進城怎奈衣衫襤褸去兄借伴衣服遮掩已蒙許下不想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御史道爾表兄曉得爾借衣服的緣故魯學曾道曉得的御史道爾表兄何等入叫甚名字魯學曾道名喚梁尚廣莊戶人家御史德罷喝散眾人明日再審正是

如山巨案難輕判 似佛懸心待細參 覆盆何處不冤含

次日察院不開門掛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縣官朝覲問安自不必說話分兩頭再說梁尚廣自問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到雙了八

分一日間得門前喧鬧生聲羅張看時只見一個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白布道袍日內說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賣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疋布不會發脫急切要投個主顧情願讓些價錢衆人中有要買一疋的有要買兩疋三疋的客人都不肯道任他零星買時再換幾日還不得動身那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這些也罷梁尚道聽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你這客人存十多少布值多少本錢客人道有四百餘疋本錢二百兩梁尚道一時問那得個主兒須是肯拆些方有人肯爾客人道便折十來兩也說不得只要速當輕鬆了身子好走路梁尚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上去翻覆細看口裏嫌醜道布客人道爾又不像個要買的只管翻亂我的布包擗擗人的生意梁尚道那見我不像做買的客人道爾要是買時借銀子來看梁尚道道爾若肯加二折我將八十兩銀子替爾出脫了一半客人道爾也是歇語做經紀的那裏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投誰一殿的擔誤了我說不像要買的又冷笑道這北門外許多人家就沒個財主四百疋布便買不起罷罷要到東門尋主顧去梁尚道聽說心中不忍又見價錢相應有些出應放他不下便道爾這客人奸欺負人我偏要都買了得的看如何客人道爾真個都買我的我便讓爾二十兩梁尚道定要折四十兩客人不肯梁人道客人爾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去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衆人勸不過道罷這十周銀子奉承列位面上速些把銀兌過我這

要連夜趕路梁尚道銀子湊不及許多有幾件首飾可用得著壓客人初時不肯想了一回叫聲沒奈何只要公道作價梁尚道邀入客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釵共兌准一百兩又將金首飾盡數搬出來衆人公同估價勾了七十兩之數與客人收訖交割了布疋梁尚道看這場交易仍有便宜無限的歡喜快活正是

貪徒無底蛇吞象 福難明瞭螞蟻

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托病關門密密吩咐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疋先雇下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悄地帶個門子私行到此聶千戶就扮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好看船的小厮並無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却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填上梁尚道名字就著聶千戶密拿及寫書一封請願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麥回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道已解到了願僉事也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後堂留願僉事酒飯閒坐願僉事又提起魯學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爲這場公案要剖個明白便教門子開了護書匣取出銀釵二對及許多首飾遞與願僉事看願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大驚問道那裏來的御史道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幾件東西上老年伯請寬坐容小姪出堂問這起數與老年伯看釋此不決之疑御史吩咐開門仍喚魯學曾一起後審御史且教在一邊喚梁尚道當面御史喝道梁尚道你在願僉事家幹得好事梁尚道聽得這句好似青天裏開了個霹靂正要硬著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銀鍾首飾與他

認賊問道這些東西那里來的梁尚質擡頭一看那御史正是買布的客人嚇得頓口無言只喊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用夾棍爾只將實情寫供狀來梁尚質料想賴不過一一招承成了爾說招詞怎麼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一隻為證

寫供狀梁尚質只因表弟魯學曾岳母念他貧約他助行賄為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便欺心從他行乘昏黑假學曾園公引入內室見了孟夫人把金銀厚贈因留宿有了奸孽情

三日後學曾來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公老歐上來爾仔細認認那夜到園中假裝魯公子的可是這個人老歐爭開兩眼看了道爺正是他御史喝教見識把梁尚質重責八十將魯學曾枷打開就套在梁尚質身上合依騙奸論斬發本縣監候處決布四百疋追出仍給鋪戶取銀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釵金釧斷還魯學曾俱釋放回家魯學曾當堂拜謝活命之恩正是

好如明鏡照 却喜覆盆開
生死俱無憾 神明御史臺

却說顧命事在後堂聽了這番審錄驚駭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稱謝道若非老三神神明燭鑒小女之冤幾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緣取到御史附耳小姪如此如此顧命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質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幾件在彼望老公祖

一并連問御史道容易便行文書仰石城縣提梁尚質嚴審仍追餘賊回報顧命事別了御史自歸却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監中取出梁尚質問道爾妻子姓甚這一事曾否和清梁尚質正懷恨老婆答應道妻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命票差人捉田氏到官話分兩頭却說田氏父母妻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把哥田重文正在整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得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荒妹子自有道理當時帶了休書上轎運到顧命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個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那是個驚生的模樣婦人吃了一驚問道是誰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質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為不義只恐連累預先離去了貴宅老爺不知求夫人救命說罷就取出休書呈上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親俺爹得我好苦也夫人聽得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話說只見田氏雙眸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恨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查檢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伸白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誤了他母親若念孩兒香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脈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了管家婆和了頭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復哭起來了鬢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爾如見我女兒一般爾肯做我的義女麼田氏拜道若得伏

侍夫人賤妾有幸夫人歡喜就留在身邊了願命事歸家問說田氏先期離了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賢而有曾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為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賈魂一事他千叮萬囑休絕了魯家一脉姻親如今田氏少艾何不成就招魯公子為婿以續前姻願命事見魯學曾無辜受害甚是懊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魯公子生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事魯公子再三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細為聘擇日過門成親原來願命事在魯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姪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贊個秀才並不說真名真姓到完婚以後田氏方纔曉得就是魯公子公子方纔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妻子田氏自此夫妻兩日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願命事無子魯公子承受了他的家私發憤攻書事見他三場通透送入國子監進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個姓魯一個姓願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
一夜歡娛害自身 百年姻眷屬他人
世間用計行奸者 請看當時梁尚賓

第二十四卷終

第一早稱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况於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 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册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自幼馳名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個胸中書富五車筆下名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擢選科各領朝野是一個廣學的才子家中有個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畜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吩咐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調茶兒助他清思或煖盃酒兒接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個瞌睡如見蕭穎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十分歡喜那蕭穎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樁毛病你道是那兩樁第一件乃是恃才驕物不把人看在眼里纔登仕籍便去沖撞了當朝宰相那宰相若是個有度量前還恕得他過正沖撞了第一個忌才的李林甫那個李林甫混名叫老李貓兒平昔不知坏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却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都送又虧他座主搭放止剛了官職坐在家裏第二件是性子嚴急却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躁如雷雨太陽火星真像奴僕稍有差悞便加捶撻他的打

今古奇觀 卷二十五

法又與別人不同何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然計其過犯大小討個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十分個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觸着他的性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么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掣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么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個氣息若不像意不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個杜亮起蕭穎士止存得這個人種見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先奴僕衆多還打了那個空了這個到得禿禿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整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的家主也該隨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甘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無一點過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整整衣裳忍著疼痛依舊在旁答應說話的據你說杜亮這等奴僕莫說于申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個對兒這蕭穎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一個不通的蠢物他也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點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穎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馴誨打過之後深自怨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般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性發之時不覓拳腳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平急燥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禿的兩條腿就跪在地

蕭穎士本來是個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成幾下杜亮有個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心下到氣不過竄撥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食圖現成衣食二來指望家主有個發跡日子帶挈風光模得些東西做個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看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掌受他凌辱痛楚恁樣不知好歹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知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吃好穿好還要作成迹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遍纔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時這還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兒勞動與個迎接不暇何等興頭若是阿哥這模樣肚裏又明白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雖然中個進士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個起官的日子有何撒不下定要與他纏賬杜亮道這些事我豈不曉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奴僕雖是下賤來要擇個好使頭如我主人止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個出也杜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貴戚豪家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個窮官杜亮道他們有的不過是衙位金銀二事杜明道只這兩椿儘勾了還要怎樣杜亮道那衙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活之物有甚希奇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個

稿兒真個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不肯者單愛他這一件耳杜明所得說出爰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既爰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吃冷時可作得衣穿么杜亮道你又說笑話才學在他胸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却元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爰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尙然只喜趨權附勢沒一個肯憐才惜學你我是個下人但得飽食暖衣尋些錢鈔做家乃是本等却這般迂闊愛什麼才學情願受其打罵可不是個呆子杜亮笑道金銀我命裏不曾帶來不做這個指望什麼才學情願受其打罵想是打得耐不爽利故此尙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多承賢弟好情可憐我做兄的但我主這般傳奧才學總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也遂不聽杜明之言仍舊跟隨蕭穎士不想今日一頓棒頭明日一頓棒子打不上幾年把杜亮打得漸漸遍身疼痛日內吐血成了個傷病症候初時還勉強應承及後打上來的心下十分怨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捱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今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那個肯來跟隨就有個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旁抬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胸中汨如湧泉大叫一聲杜亮我讀了一世的書不曾遇着個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爾到是我的知己却又有眼無珠杜亮送了人性命我之罪也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

自此也成了個嘔血之疾將書籍盡行焚化口中不住的流叫杜亮病了數月也且大夢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爲證

納賄趨權步步先 高才曾見幾人憐 當路若能如杜亮 草萊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爰才恣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爲全美若有別椿希奇故事異樣話文再講回出來列位看官穩坐他莫要性急適來小子道這般小故事原是大話還未曾說到正傳那正傳却也是個僕人也比杜亮更是不同會獨力與孤孀主母掙起個天大家事替主母孫三個女兒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冊待小了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爲奴僕的也學這班盡心尽力做活傳個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耐道這般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什麼地方原來就在於明朝嘉靖末年開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個鄉村名曰錦沙村村上有姓徐的莊家恰是弟兄三個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個名徐哲渾家顏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了父親遺命合鍋兒吃飯並力的耕田捱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個老僕名喚阿奇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了個兒子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奇也就是木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無力殮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忠謹少心朝起晏眠勤於種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奇又不達時務遇着徐言兄弟行事有不到處便苦口規諫徐哲

尙肯服善听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個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聲叱喝有時要奉承几下消食拳頭阿奇的老婆勸道雨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他門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無他自去主張罷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討債樣凌辱阿奇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說婆子道累說不听话也怪不得雨了自此阿奇听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恥辱正合他古人兩句言語道是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不到一日徐言徐地患了個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即便了賬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在棺殮殮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與爾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看我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喫辛喫苦掙來却養他一窩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爾我兒子婚配了难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爾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由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爾我沒干涉了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教道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那地處那時徐召若是個有仁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的况且我們的家事那個人敢來談論徐言德州有理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搭停當只採不好的留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

却怎地分徐言沉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奇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時到有三個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任卸了這字係可不是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殺酒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個姪兒那兩個孩子大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喚做壽兒隨他母親直到堂前連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遺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首到老傳至子姪這輩分折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個女道不知產業多少况且人家消長不一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看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說道總是一樣配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費個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眼中撲簌簌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個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腳蟹一般如何撐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吩咐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伯總管在那裏扶持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決不敢爭多競少徐召道三娘子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說話那裏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奇來幫扶他年紀雖老筋力還健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那婆子積麻紡線也不是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雨不消愁

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說話已是做就村道拘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書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個肯做開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畫了花押勸慰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爲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 人畜均分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力 攏孤孀婦泣西風

却說阿寄那一早着他買東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休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回來時裏邊事已停安剛至門口正遇見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吩咐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開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喫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撇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張王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得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情也要講個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遽然問得站在旁邊開壁一個鄰家擡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孀了須是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口答道我年紀已老動不得了口中便說心下暗想道元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沒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掙個事業起來也不被人耻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脚聽顏氏哭道夫阿只

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公那裏說起半路上就拋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今教我沒投沒惱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裏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種馬兒可僱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排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簾叫道三娘你道老奴早賣你的衣食不及牛馬的力磨頭氏暗地裏被他一進來說這話到驚了一跳收消問道你怎地說阿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牧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老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會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于肯又動于紡織亦可小助薪水之用將田產與管好歹把來放租與人討幾擔穀子做了推王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的資本營運致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爾如此出力可知好個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勝三娘說老奴建遠好眠得遲起得早只怕後生家還趕我不上哩這到不消慮得顏氏道雨打賬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無利的就做不是在家論得定的顏氏道說得還好得我計較起來阿寄又討出分書將分下的家貨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至堂前

答應請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即喚个匠人把房子兩下夾斷教顏氏另自開個門戶出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衣飾悄悄叫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少東西乃我盡命之資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微細之利也就勾子臨事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取笑口中便說一淚隨於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一在此管情不負所托顏氏又問道還是幾時起身阿寄道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揀個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揀即此銀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白已房裏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裝打疊在一處元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得這婆子見罵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你往何處去做西生意阿寄即將前事說與那婆子道阿呀這是那裏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他脚却去弄虛頭說天話兜一這張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取去弄出個話雖連累他沒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若依他我快上送還三娘拚得早起要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到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曉得甚麼只管胡言亂語那兒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爾未風先雨遂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那沒個較一只得打個包兒又做起一個一袋準備些乾一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一家說道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去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各門

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听了不竟暗笑答道這倒不消帶叮囑只要贖了此子回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回自然到家中喫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了麻鞋背著包裹雨傘又分付老婆早晚須要小心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囑阿寄道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言徐言弟兒等阿寄轉身後都笑道可笑三娘了沒見識有銀子去做生意却與雨我商量倒听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我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過生意哄騙孤孀婦人的東西自去活快這本錢可不自白送落徐召道便是當初合家時却不把出來營運如今總分得即教阿寄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權這銀兩定然是老官兒存自三兄弟剋判下的今日方纔出豁總之三娘子瞞著雨我做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妒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來那時再去笑他正是

雲端看斷殺

畢竟孰輸贏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轉著道這這漆項道路頗有利息况又在近處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心直至慶雲山中元來採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住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却也最多都是揀次現打發阿寄想道若慢七的揀去可不擔擱了日子又費去盤纏心上一計捉個空批主人家到一村店中買三杯請他說道我是個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分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整個東道請雨也是數合當然那主人家却正撞著是個貪杯的吃了他的

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效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喫怪到寄在鄰家放下次早起個五更打發阿寄起身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他腳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杭州離此不遠定寧不起價錢遂僱船直到蘇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個乾淨一色都是現銀並無一毫賒賬除去盤費使用足足賺個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座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夫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听得相稱稍米堆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這販米生意是來必不喫虧遂釋了六十多擔稻米載到杭州出賣那時乃七月中旬又一個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湧阿寄來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趁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頗順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漆價若還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纏細細訪問時比蘇州價勝不知為何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的漆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別處較勝阿寄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杯相請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遂開一如今前番悄悄先分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周其就都賣完計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不之還到遠處夫與牙人算清了帳目收拾起程想到出門好兒時了三娘必然記念且回去回便一吉也教他做

心又想道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長子叫主人家一面先收去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兩付与牙人自己趕回家正是

先漆販貨兩番利

初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慚念常恐他消折了這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遂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搖唇擷舌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個兒子亂喊進來道阿寄回家家了顏氏聞言急走出房來阿寄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深深作個大揖顏氏見了他反增著一個驚心大胸前哭上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爾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那阿寄又手不離方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托賴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月來回覆一聲顏氏所喜從天降問道如今銀子在那里阿寄道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我明早就要去的那時合家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再說徐言弟兄那晚在鄰家吃社酒醉倒故此阿寄回家今不曉得到次日齊走過來問道阿寄做生意月來趁了多少長子顏氏道好教二位伯伯得知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覓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怎樣賺錢時不勾幾年便做財主與顏氏道伯伯休要笑話免得饑寒便勾了徐召道他如今往那裏去了幾多時恁麼也不來見我這標沒札顏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那銀兩爾

可曾見現效。顏氏道：他說俱留存行家，實沒有帶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而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他肚中餓耳，邊到說得熱烘烘，這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裏。便信以為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己回家，良子反留在外，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去折了。把這鬼話哄雨，徐召也道：三娘子論起衛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口，但係終星女眷家，不知外邊世務，倘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幾畝田地，還道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理，却瞞著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騙我想，那良雨不是爾的糧，也是三兄弟的私蓄，須不是偷來的，怎看得恁樣輕易。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頓日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決不下。把一天欢喜，又變為萬千愁悶。按下此處不題，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那行家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免賣絲綢，與化地方，利厚比這兩庭又好賣了。貨却所得，那米價一兩三擔，斗斛又大，想起杭州，早今荒歉，前次罷客販的去，尚賺了錢。今早出處販去，怕不有一兩個對合，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准准攪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多來，恰好頂著船，使用那時到山中收，索便是大客人，家好不奉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份利凡取，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這帳，帳有二千餘金，看着已到殘年，算計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著許多財物，不是要虛倘有差失，前功盡棄，況且年近歲過，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做了根本，將條下的再來運貨。此時他出路行頭，諸色盡備，把銀兩還封緊緊的包裹，藏在袋中，水路用舟。

陸路催馬，臨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將行李交代，婆子見老公同了，便去報完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話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前更是著急。三步并作兩步，奔至外邊，望見了這堆行李，料道不像個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終是忍不住，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道：前行了個禮，說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教老婆頂上中門，將行李尺，送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檢收，藏阿寄方把來往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事，非徐言當日的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個又吩咐的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問外面，開聲，明門原來却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怕阿寄上前，無了兩個，搥徐言道：前日，聞得雨年，彥十分旺相，今番又越了若干利息。阿寄道：托賴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川乾淨，稱得四五十兩。徐召道：阿呀，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了許多時，反少起來。徐言道：且不要問他賺多賺少，只是銀子今次可曾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子二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置買田產，怕地中人，尋覓大抵出一個財主，生一個敗子，那錦沙村有個晏大戶家，私家富，田產廣多，單生一子，名為世保，取冊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學于賭，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個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為獻世寶，那獻世寶，同着一班。

不費顏氏絲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兄弟俱納個監生優免若干田役
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烟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去又派
個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從不曾私喫一些好飲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
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數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
中遇着便跳下來閃在路傍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
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雖也捧起些田產比他顏氏尚有天淵之隔終日眼
紅頭赤那老兒掃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坟連徐言父母一齊
安葬那老兒活到八十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年八十死乃分內
之事何必又費錢鈔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住在牀前看視一面准備衣衾棺槨病了
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
越分主張不要見怪顏氏垂淚道我母子全虧爾之力不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懸吩咐決不
違拗那老兒向枕遍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
析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
日分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管業又可囑道那奴僕中難得好人諸事須要自己經心切
不可重托顏氏母子含淚領命他的老妻兒子在牀前啼啼哭哭也囑咐了幾句忽地又
道只有大官人一官人不會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顏氏即差各家人去請徐言徐

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却來思想可不扯涉不去那人家無法只得轉身
却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滅不過姪兒面皮勉強隨來那老兒已誰說不出把眼看了
兩看點七頭兒奄奄漸逝他的老妻兒也痛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
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淚惟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蠶成繭

顏老成絲盡命休

人似採花蠶釀蜜

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裳整齊向徐寬弟兄
到一遍說道他是我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爾家公公與爾父
親也沒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傷了他於心上也打不過去徐召
笑道爾老大的人還是個呆子這是爾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真他本事故來的哩
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剋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却用出肉裏錢
來與他備後事徐宏道不要說這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
見有什麼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裏難把與爾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
一檢檢少也有幾千銀子徐寬道纔有也是他積下的來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
他的見個明白也好徐寬弟兄破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下通顏氏知道一齊走
至同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遍處一搜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

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伍張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取表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却走要來看這還快好收拾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目擊之趣也不別顏氏得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告向母親倍加傷感令合家掛孝開喪受弔多修功果迫薦七終之後即安葬於新坡傍遍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教兒子們以叔姪相呼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謹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觀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於朝廷旌表其間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停安詩云

年老筋衰作馬牛 千金致產出人頭
托孤奇命真無愧 羞殺蒼頭不義侯

卷二十五終

第一早猶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報仇

酒可陶情適性兼能解悶消愁三杯五盞悠悠痛飲翻能損壽○謹厚化成凶險精明變在昏迷萬劫難救豈無由狂藥使人多咎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節飲之語今日說一位官員只因貪杯上受了非常之禍話說那官每年間南正蘇淮安府淮安衛有個指揮姓蔡名武家資富厚俸頗多平日昔別無所好偏愛的是盃中之物香一見了酒連性命也不相顧人都叫他做蔡酒鬼因這件上說官在家不但蔡指揮會飲就是夫人田氏却也是一般善酌二人也不像個夫妻到像兩個酒友偏生奇怪蔡指揮夫妻都會飲酒生得三個女兒却又滴酒不來那大兒蔡詣次兒蔡略年紀尚小女兒到有一十五歲生時因見天上有一條虹霓五色燦爛正環在他家屋上蔡武以爲祥瑞遂取名叫做瑞虹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顏色善能描畫鳳刺繡對花不獨女工伶俐且有智識才能家中大小事休到他富管因見父母日夕沉酒時常規誅指揮蔡那裏肯依話分兩頭且說那時有個兵部尚書趙晉當年未達時在淮安衛開家道甚貧勤苦讀書夜夜直讀到雞鳴時以蔡武的父親老蔡指揮愛他苦學時常送柴送米資助趙貴後來連科及第直做到兵部尚書思念老蔡指揮昔年之情將蔡武特陞了胡廣刑襄等處遊擊將軍是一個上好的美缺特地差人將文憑送與蔡武蔡武心中歡喜與夫人商議

今古奇觀 卷二十六

打聽擇日赴任瑞虹道參差依兒看起來此官莫去做罷蔡武道却是為何瑞虹道做官的一來圖名二來圖利故此千鄉萬里遠去如今參差在家日只是吃酒並不管一毫別事倘若到任上也是如此那把銀子送來豈不自白裏乾折了盤纏辛苦路上還要担驚受怕就是沒得銀子趁也就算是小事還有別樣要緊事體擔子係哩蔡武道除了沒銀子受罷了還有甚麼干係瑞虹道參差你一向做官時不知見過多少了難道這樣事到不曉得那遊擊官兒在武職裏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裏不過是個守令官不時衙門伺候東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平日在家單管喫酒自在慣了倘到那裏依原如此豈不愛上司責罰這也還不算利害或是汛地盜賊生搬去捕獲或者別處地方有緊調遣去出征那時不是馬上定是舟中身披甲冑手執戈矛在生死關係之際倘若終日一般喫酒豈不把性命送了不在家安閒自在快活過了日子却去討這樣煩惱喫蔡武道常言說得好酒在肚事在心頭難道我真個單喫酒不管正事不成只為家中有衛掌管我落得快活些了任下雨替我不得時自然著急不消雨擔隔日憂况且這樣美缺別人用銀子謀幹尚不能勾如今承道尚書一片好念特地差人送上天門我若不去做反拂了這一段來意我自放心意在此你不要阻擋瑞虹見父親立意要去便道參差既然要去把酒來戒了孩兒方纔放心蔡武道你曉得我是酒養命的如何全戒得只是少喫幾盃罷了說下幾句口號道老夫性與命 全告水邊西 寧可不喫飯 豈可不飲酒

今聽汝忠言 節飲知謹守 每常十遍飲 今番一仰九
每常飲十鍾 今番只一斗 每常一氣吞 今番分兩口
每常牀上飲 今番下地嘔 每常到三更 今番二更後
再要裁減時 性命不直狗

且說蔡武次日即教家人蔡勇在淮關寫了一隻民座船將衣飾細軟都打疊齊去粗重家火封鎖好了留一房家人看守其餘童僕盡隨往任所又買了許多好酒帶路上去吃擇了吉日備猪羊祭河作別親戚起身下船船公扯起篷由揚州一路進發衛道船公是何等樣人那船公叫做陳小四也是淮安府人年紀三十已外顧著一班水手只有七人喚做白蘭李鬚子沈德壽秦小元寶二条蛤蜊凌歪嘴這班人都是兇惡之徒專在河路上謀劫客商不想今日蔡武晦氣下了他的船隻陳小四起初見發下許多行李限中已是成出火來及至家小下船又一眼看瑞虹美艷心中愈加著神暗暗算計且遠一步下手省得正近處容易露人眼目不一日將到黃州乃道此去正好行事了且與眾兄弟到說知走到稍上對眾水手道船中一注大財卿不可錯過你今晚取了罷眾人笑道我們有心多日了因見阿哥不說起只道讓同鄉分上不要了陳小四道因一路來沒有個好下手處造化他多活了幾日眾人道他是個武宜出身從人又眾不比其他須要用心陳小四道他出名劫蔡酒鬼有什麼用少停等他喫酒到分際放開手砍他娘罷了只饒了這小姐我要留他做個押船人

商議營當少頃到黃州江日泊住買了些酒安排起來家人喫個醉飽揚起滿帆舟於箭發
那一目正是十五剛到黃昏一輪明月如同白晝至一空闊之處陳小四道眾兄弟就此處
罷真向前了霎時間下鋒拋網各執器械先向前瞻而來迎頭遇着一個家人那家人見勢
頭來得凶險叫聲老爺不好了說時遲那時快叫聲未絕頂門上已遭一斧翻身跌倒那些
家人一個個都脫衣而臥那裏動彈不得被眾強盜刀砍斧切連排擡去那蔡武自從下船
之後初時幾日酒還少喫以後覺道無聊夫妻依然大的瑞虹勸諫不止那一晚與夫人開
懷暢飲酒量已喫到九分忽聽得前艙發喊瑞虹急教了鬚來看那了鬆赫得寸步難移叫
道老爺前艙殺人哩蔡奶奶驚得魂不附體剛立起身來眾凶徒已趕進來蔡武元自膝
靡醉眼喝道我老爺在此那個敢沈沈鐵髮早把蔡武一斧砍倒眾男女一齊跪下道金銀任
憑取去但求饒命衆人道兩件都是要的要的陳小四道也罷看鄉里情上饒他砍頭與他個全
屍罷了即教快取索子兩個奔而後險取出索子將蔡武夫婦二子一齊擄起止被瑞虹蔡
武哭對瑞虹道不聽雨言致有今日聲猶未絕都推了江中去了其餘了完等輩一刀一個
殺個乾淨有詩為證

金印將軍酒量高

綠林暴客氣雄豪

無情波浪兼天湧

疑是胥江起怒濤

瑞虹見合家都殺獨不害他料然必來汚辱奔出艙門望江中便跳陳小四放下斧頭双手

詢住道小四不要驚慌還雨快活瑞虹大怒罵道雨這班強盜害了我的全家尚敢汚辱我
快快放我自盡陳小四道雨這般花容月貌我如何捨一頭講一頭痛人後船瑞虹口
中千強盜萬強盜罵不絕口衆人大怒道阿哥那裏不尋了一個妻子即受這曉人之辱便
要趕進東殺陳小四攔住道眾兄弟看我分上饒他罷明日與雨陪情又對瑞虹道快些住
口倘若再罵時連我也不能相救瑞虹一頭哭心中暗想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個去報且
含羞忍辱待報仇之後死亦未遲方纔住口跌足又哭陳小四安慰一番衆人已把畫屍首
拋入江中把船揩抹乾淨扯起滿篷又使到一個沙洲邊將箱籠取出要將東西分派陳小
四道眾弟兄且不要忙雨今日十五團圓之夜待我做了親衆弟兄喫過慶喜筵席然後自
由自在均分豈不美哉衆人道也說得是連忙將蔡武帶來的好酒打開數手將那些食物
東西都安排起來團圓坐在船中點得燈燭輝煌取出蔡武許多銀酒器大家痛飲陳小四
又抱出瑞虹坐在房邊道小姐我與雨郎方女貌做對夫妻也不辱沒了爾今夜與我成親
圖個自頭到老瑞虹掩着面只是哭衆人道我衆兄弟各人敬阿嫂一盃酒便敬過一盃送
在面前陳小四接在手中拿向瑞虹口邊道多謝眾兄弟之情你畧略沾些見瑞虹那裏採
他把手掩開陳小四笑道多謝列位美情待我替娘子飲罷拿起來一飲而盡泰小元道哥
不要吃單杯吃個雙雙到老又送過一杯陳小四又接來吃了也敬過酒逐個答還吃了一
會陳小四被衆人勸送吃到八九分醉了衆人道我們暢飲不要難爲新人哥先請安置罷

陳小四道既如此眾弟兄請寬坐我不陪了抱起瑞虹取了燈火徑入後艙放下瑞虹閉上了門便夾與他解衣那時瑞虹身不由主被也解脫乾淨抱向牀中任情取樂可惜千金小姐落在強徒之手

暴雨打殘嫩蕊

任風吹損柔芽

那時一宵恩愛

分明風世冤家

不題陳小四且說眾人在船中吃酒白瀟道陳四哥此時正在樂境了沈鐵彭道他便是我們即有些不樂泰小元道我們有甚不樂沈鐵彭道同樣做事他到獨占了第一件便宜明日守東西時可肯讓一些點李鬚子道當言說得好斬草不除根萌身依舊發殺了他一字恨不得把我們吞在此裏方纔快活豈肯安心與陳四哥做夫妻倘到人烟湊聚所在叫喊起來眾人性命可不都送在他的手裡眾人盡道說得是明日與陳四哥說明一發殺那好不乾淨答道陳四哥今夜得了甜頭怎肯殺他白瀟道不要與陳四哥說知悄悄竟行罷李鬚子道若瞞著他殺了弟兄情上就到不好開交我有個兩得其便的計兒在此趁陳四哥睡著打開箱籠將東西均分四散去快活陳四哥已受用了一個妙人多少留教件與他後遍露出事來止他自去受累與我眾人無干或者不出醜也是他的造化怎樣又不傷了弟兄情分又連累我們不著可不好麼眾人齊稱道好立起身把箱籠打開將出黃白之寶衣飾酒器都均分了只揀用不著的留下幾件各自收拾背了包裹把艙門關閉將船駛到一個通官路所在停住一齊上岸四散而去

侯中黃白昏公器

被底紅顏偏得意

審房割去別又甜

狂蜂猶抱花心睡

且說陳小四專意在瑞虹身上外遍眾人算計全然不知道直至次日巳牌時分方纔起身來看一人不見還只道夜中酒後著走至船上却不在再到前艙去看那裏有個人的影兒驚駭道他們通往何處去了心內疑感復走入艙中看那箱籠俱已打開逐條檢看並無一物止一隻內存些爛東西并書帖之類方明白眾人分去敢怒而不敢言想道是了他們見我留著這個小姐後事露故都悄然散去又想道我如今獨自個又行不得這船住在此又非長策倒是出人兩難欲待土泥村中看個人兒幫行到有人烟之處恐怕這小姐喊叫出來這性命便休了勢在騎虎留他不得了不如斬草除根罷趕起一柄板斧搶入後艙瑞虹還在牀上啼哭離則淚痕滿面愈覺千嬌百媚那賊徒看了神魂魂迷唇垂手軟把殺入腸子頓時鎔化一柄板斧撲充的落在地下又騰身土去捧著瑞虹淫媾可憐嫩蕊嬌花怎當得風狂雨驟那賊徒恣意輕薄了一回說道娘子我曉得你勞碌了待我去收拾些飲食與你將息跳起身往艙上打火煮飯思地又想道我若迷戀這女子性命定然斷送欲要殺他又不忍下手罷罷只算我騰氣棄了這船也向別處去過日倘有榮頭再覓錢財原擄個船兒依舊快活那女子留在船中自命時便遇人救了也算我一對陰陽却又想道不好不好如不除他終久是個禍根只饒他一刀與個全屍罷煮些飯食吃飽將平日所積囊

資井留下的小東西疊成一個大包放在一邊尋了一條索子打個圈兒趕入船來這時瑞虹忍又來淫汚已是穿起衣服向著裏牀垂著思算報仇之策不隄防這賊來謀害說時遲那時快這賊徒奔近左手托起頭兒右手就將索子套上瑞虹方待喊叫被他隨手扯緊儘力一收瑞虹疼痛難忍手足亂動撲地跳了數跳直挺挺橫在牀上便不動了那賊徒料是已先則放了手到外艙拿起包裹提著一根短棍登跳上岸大跨步而去正是

雖然並枕歡娛

落得一身乾淨

元來瑞虹命不該絕喜得那賊打的是個單結雖然破這一收時氣斷昏迷方纔放下手結就斷開不比那弔死的越墜越緊咽喉間有了一線之隙這點氣回復透出便不致于死漸漸避開只是遍體濕軟動彈不得倒像被按壓的撐了個醉楊妃光景喘了一回覺道頭下難過勉強掙起手扯開心內甚是暗哭道爹阿當時若聽了我的言語那有今日只不知與這賊賊徒前世有甚冤業合家遭此慘禍又哭道我指望忍辱偷生還圖個報仇雪耻不道這賊原放我不過我死也罷了但是冤沉海底安能瞑目轉思轉哭愈想愈哀正思之間忽艙上撲通的一聲聽响亮撞得這上船頭幾乎反下牀鋪險些打翻瑞虹被這一驚恐也倒住了側耳聽時但聞得隔船人聲喧鬧打號撐篙本船並不見一些聲息疑道這班強盜房句被人撞了船却不开口莫非那船也是同夥了又想到或者是捕盜人兒不敢與他爭論便欲喊叫又恐不能了事方在惶惑之際船艙中忽地有人大驚小怪一齊擁人後船端

虹還道是這班強盜暗道此番性命定然休矣只見衆人說道不知何處官府打劫得如此乾淨人樣也不留一個瑞虹聽了這話已知不是張盜了掙把起來高喊救命衆人趕向前參時見是個美艷女子扶持不起問他如何瑞虹未嘗開言兩眼淚珠先下乃將父親官爵籍貫并被離始末一一細說又道列位大司可憐我受屈無伸乞引到官司告理擒獲賊徒正法也是一點陰陽衆人道元來是位小姐可憐受苦了但我們那做主不得須請老爺來與爾計較內中一個便跑去相請不多時一人跨進房中衆人齊道老爺來也瑞虹舉目看那人面貌魁梧服飾齊整見衆人稱他老爺料是個有身家的哭拜在地那人慌忙扶住道小姐何消行此大禮有話請起來說瑞虹又前事細說一遍又道求老爺發慈悲救護我難中之人生死不忘大德那人道小姐不消煩惱我想這班強盜去還未遠則今便同到官司呈告差人四處尋自然逃走不脫瑞虹含淚而謝那人吩咐于下道事不宜遲快扶來小姐過船去罷衆人便來攙扶瑞虹尋過莊兒穿起走出船門觀看乃是一隻雙蓬頂號貨船過得船來請入舟中安息衆人手把賊船上家火東西盡備個乾淨方纔起蓬開船道那人是誰兀來性卡名福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掙起一個老大家業打這這隻大船來水手俱是家人這番在下路脫了糧食裝回頭貨歸家正趕著順風行走忽地被一陣大風直打向到岸邊去船公把舵務命推舟全然不應徑向賊船上當稍一撞見是座船恐怕拿住費嘴好上著認合船人手忙脚亂要撐開去不道又擱在淺處牽扯不動

故此打號用力因見座船上沒個人下福以爲怪異致衆水手過船來看已後聞報止有一
個美女子如此如此要求搭救卡福即嘆下不長之念用一片假情哄得請般便是買賣了
那福是真心甘替他申冤理枉那瑞虹起初因受了這垢孽毒正無門神訴所以一見卡福
猶如見了親人一般求他救濟又見說出那班言語便信以爲真更不疑惑到得過船心定
想道此來差矣我與這客人非親非鄰如何指望他出力限著同走雖承他力指當又
未知是真是假倘有別樣歹念怎是好方在疑慮只見卡福自去安排著佳般美酒奉承
瑞虹說道小姐爾一定餓了且吃些酒食則個瑞虹想著父母那裏下得咽喉卡福坐在旁
邊甜言蜜語勸了兩小杯開言道小子有一言商議不知小姐可肯聽否瑞虹道老客有甚
見諭卡福道適來小子一時義憤許小姐同到官司告理不曾弄到自已這一船貨物我親
那衙門之事元論不定日子的倘或牽纏半年六月寧休還不能安妥貨物又不能脫去豈
不兩下擔擱不如小姐且隨我回去先脫了貨物然後尋換間小船與兩一齊下乘理論這
事就盤桓幾年也不妨得更有一件你我是個孤男寡女往來行走必使外人談議總然彼
此清白誰人肯信可不是無絲有線况且小姐舉目無親身無所歸小子雖然是個商賈家
裏煩煩得過若不棄嫌就此結爲夫婦那時報仇之事水裏火裏火去包在我身上上
個個緝獲來與你出氣但未知尊意若何瑞虹聽了這片言語暗自心傷酸酸的淚下想道
其這般命苦又遇著不長之人只是道在他套中料難擺脫乃嘆口氣道罷罷父母冤仇事

大辱身事小况已被賊人玷污總今就死也覺不得自節婦了且待報仇之後尋個自盡以
洗污名可也躊躇已定含笑之道客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報仇雪耻情願相從只要設個誓
願剛纔相信卡福得了這句言語喜不自勝連忙跪下設誓道卡福若不與小姐報仇雪耻
翻江而死道罷起來吩咐水手就前途村鎮停了買辦魚肉酒之類合船吃杯喜酒到晚成
就好事不到一日已至漢陽誰想卡福老漢是個吃酸的領袖吃醋的班頭卡福平昔性懼
怕的不敢引瑞虹到家尋尋所在爰下叮囑手下人不許洩漏內中又有個請風光博笑話
的早去報知那婆娘怒氣冲天要與老公廝鬧却又算計沒有許多開工夫淘氣倒一字不
題暗地教人尋下掠販的期定日子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到了是日那婆娘把卡福灌得爛
醉反鎖在房一乘轎子擡之瑞虹往處掠販的已先在彼等候隨那婆娘進去教人報知瑞
虹說大娘來了瑞虹無奈只得出來把迎掠販的在旁細細一觀見有十二分顏色好生歡
喜那婆娘滿面堆笑對瑞虹道好笑官人作事頗倒既娶爾來如何又撇在此成何體面
外人得知只道我有甚緣故適來把他埋怨一場皆地前來接雨回去有甚衣飾快些收拾
瑞虹不見卡福心內疑惑還不去那婆娘道既不願同往且去開玩笑日也見得我親來
相接之情瑞虹見這句話說得有理便不好推托進房整飾那婆娘一等他轉身即與掠販
的議定身價教家人在外兌了銀兩喚乘轎子與瑞虹坐下轎夫擡起飛也徑走直至江邊
一個無人所在掠販的引到船邊欲下瑞虹情知中了奸計放聲就哭要跳向江中怎當掠

販的兩遍扶掖不容轉騰推入船中打發了中人轎夫急忙解纜開船揚着滿帆而去口說那婆娘賣了瑞虹將屋中什物收拾歸去把門鎖二回到家中下福正還酣睡那婆娘三四個把掌打醒數說一回打罵一回整整鬧了數日下福脚影不敢出門一日提空却到瑞虹處去看見鎖著門戶吃了一驚詢問家人始知被老漢賣去久矣只氣得發昏無計可處那十福只因不曾與瑞虹報仇後來果然翻江而死應了向日之誓那婆娘原是箇不成才的爛貨自丈夫死後發恣意把家私貼完又被姦夫誘去賣與烟花門戶可見天道好還緣毫不差有詩爲證

忍恥偷生爲父仇 誰知姦計竟風流

勸君莫設虛言誓

湛湛青天在上頭

再說瑞虹被掠販的納在船中一味悲號掠販的勸慰道不須啼泣道爾此去豐衣足食自在快活強如在十家受那大老婆的氣瑞虹也不理他心內暗想欲待自盡無奈大仇未報將爲不死便成浮薄之人躊躇千百萬遍終是報仇心切只得寧耐看個居止下落再作區處行不多路已是天晚泊船掠販的逼他同睡瑞虹不從和衣縮在一遍掠販的便來撲抱瑞虹亂喊殺人掠販的恐被鄰船知覺說出事來剛得放手再不敢去纏他徑老府戰到成轉賣與樂口王家那樂戶家裏元有三四個粉頭了個個打扮得喬喬盡盡人傳粉塗脂倚門賣俏瑞虹到了其家看衣這般故作轉加苦楚又想到我今落在烟花他面報仇之事已是

絕望還有何顏在世遂立意要尋死路不肯接客偏又作怪但是瑞虹走這條門路就有人解救不敢傷身樂戶與鴉子商議道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不知做出把戲到是老大利害不如轉貨與人尋個罷當言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恰好有一紹興人姓胡名悅因武昌大守是他的親戚特來打抽豐倒也作成尋覓了一大注錢財那人原是貪花戀酒之徒任的高所近著奴家閒時便去串走也曾見過瑞虹是個絕色麗人心內著迷幾遍要來八馬因是瑞虹尋死覓活不能到手今翻得樂戶有出脫的消息情愿重價要爲偏房也是有個緣一說就成胡悅娶瑞虹到了寓所當晚整備著酒菜與瑞虹敘情那瑞虹只是啼哭不容親近胡悅再三勸慰不止倒沒了主意說道小娘子爾在娼家或者是孽事不肯接客今日與我成了夫婦萬分好了還有甚苦情只管悲慟爾且說出來若有疑難事體我可以替爾分憂解悶倘事情重大這府中太爺是我舍親就轉托他與爾料理何必自苦如此瑞虹見他說話有些來歷遂將前事一一告訴又道官人若能與奴家尋覓仇人報冤雪耻莫說得爲大尋便做奴婢亦自甘心說罷又哭胡悅聞言答道元來你是好人家子女遭此大難可憐可憐但此事非一時可畢待我先致舍親出個廣捕到處接緝一面同爾到淮安告官拿衆盜家屬追他自然有個下落瑞虹拜倒在地道若得官人肯如此用心生生世世銜結報効胡悅扶起道既爲夫婦事同一體何出此言遂攜手入寢那知胡悅也是一片假情哄騙過了幾日只說已托太守出廣捕緝獲去了瑞虹信以爲實于恩萬謝又住了數

日催下船隻打疊起身正遇老順風水那消十日早至鎮江零僱小船回家把瑞虹的事
擱過一邊毫不題起瑞虹大失所望但到此地位無可奈何遂吃了長齋日夜暗禱天地要
求報穿在路非一日已到家中胡悅老婆見娶個美人回來好生妬忌時常斷斷瑞虹總
不與他爭論也不要胡悅進房這婆娘方纔少解元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
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選一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
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揀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
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目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贖到
子任上先備厚禮結好掌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理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到後豐
道替思不好立脚不住就悄悄地挑之天天十個裏邊難得一兩個來去明白完名全節所以
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那胡悅在家任了年餘也思量到京幹這樁事體更兼有個相知
現在官道寫書相約有扶持他的意思一發喜之不勝即便處置了錢兩打點起程置處
妾在家不曉與瑞虹計議要帶他同往許他謀選彼處地方訪覓強盜蹤跡瑞虹已被哄過
一次雖然不信也還希冀出外行走或者有個機會情願同去胡悅老婆知得翻天倒地與
老公相打相罵胡悅全不作準擇了吉日雇備船隻同瑞虹徑自起身一路無話直至京師
尋寓所安頓了瑞虹次日整備禮物去拜那相知官員誰想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合家
慌亂打點扶柩歸鄉胡悅沒了這個倚靠身子就酥了半遍思想銀子帶得甚少相知又死

這官職怎麼謀得到手欲待原復歸去又恐被人耻笑事在兩難狐疑不決尋訪同鄉一個
相識商議這人也是走那道兒的正少了銀兩不得完成遂設計哄騙胡悅包攬替他圖個
小就說或短少壽人借債胡悅合該晦氣被他花言巧語說得熱鬧將所帶銀兩一包尾遞
與那人把來完成了自己官職悄悄地溜烟徑往去了胡悅止剩得一雙空手逐日所需
漸漸欠缺寄書回家取索盤纏老婆正惱着他那官應付分文自此流落京師逐日東奔西
撞與一班京花子合了夥計哄人財物一日商議要大大尋一注東西但沒甚為由却想到
瑞虹身上要把認作妹子做個美人局算計停當胡悅又恐瑞虹不肯生出一版說話哄他
道我向日指望到此選得箇官職與爾去尋訪仇人不想時運乖惹相知已死又被那天殺
你哄去且兩流落在此進退兩難欲待回去又無處設法盤纏昨日與朋友們議得個計策
倒也儘通瑞虹道是其計策胡悅道只說你是我的妹子要與人為妾倘有人來相看你便
見他一面等與得長兩到手連夜悄悄起身他們那裏來尋覓順路先到淮安送你到家訪
問強徒也了我心上一件缺事瑞虹初時本不欲得次後聽說順路送回家去方纔許允胡
悅討了瑞虹一個肯字歡喜無限叫眾光棍四處去尋主顧正早

安排地網天羅計

專待落坑墮堦人

話分兩頭却說浙江溫州府有一秀士姓朱名源年紀四旬以外尚無子嗣娘子幾遍勸他
娶個偏房朱源道我功名淹楚無意於此其年秋傍高登到京會試誰想文福未齊春闈不
今古奇觀

第逐并故里與幾個同年相約就在京中讀書以待下科那同年中曉得朱源還沒有兒子也苦勸他娶妾朱源听了眾人說話叫人尋覓剛有了這句口風那些媒人互相傳說幾日便內尋下若呀大儒請朱源逐一相看揀擇沒有個中得意的眾光棍攪着那個消息即來上格誇稱得瑞虹姿色絕世無古今罕有哄動朱源擇下日子親去相看此時瑞虹身上衣服已不十分整齊胡悅叫眾光棍借來教飾停當眾光棍引着朱源到來胡悅向前迎迓禮畢就坐獻了一杯茶方請出瑞虹站在蓮室門邊朱源走上一步瑞虹側着身子道個萬福朱源即忙還禮用目仔細見端的嬌艷非常暗暗喝采道真好美觀女子瑞虹也見朱源人財出眾幸止開雅暗道這官人倒好個俊表果是個斯文人物似不知甚麼膺氣投在網中心下存了個懊悔之念零站片時轉身進去眾光棍從後觀道相公何如可是我們不說說這朱源點頭微笑道果然不謬可到小寓議定財禮擇日行聘便了道罷起身眾人接脚隨去設了一百兩財禮朱源也聞得京師哄局甚多恐怕也落了套見講過早上行禮到曉就要過門眾光棍又去與胡悅商量胡悅沉吟半晌生出一計只恐瑞虹不肯教眾人坐下先來與他計較道適來這奉人已背上椿只是當自便要過門難做手脚加今只得將計就計依着他送你過去少不得備下酒餞你慢上的飲至五更時分協同眾人便打人之彼地方只說強占有大婦女原引了你回來聲言要往各衙門呈告他是個舉人怕子係前程自然又來求伏那時和你從容回去豈不美哉瑞虹聞言啾啾不樂答道我前生不知

作下甚業以至今世遭計多磨難如何又做這般沒天理的害人這個斷然不去胡悅道娘子找原不欲如此但出於無奈方走這條苦肉計千萬不要推托瑞虹執意不德胡悅就雙膝跪下道娘子沒奈何將就依這一遭下次再不敢相煩了瑞虹被逼不過只得應允胡悅急急就向外遍對眾人說知就裡眾人齊稱妙計回覆朱源選起好口將銀兩分送與胡悅收了眾光棍要挾銀兩分用胡悅道且慢著些待事安分也未遲到了晚間朱源教家人僱乘轎子去迎瑞虹一面吩咐安排下酒餞等候不一時已是娶到兩下見過了禮送入房中教家人管待媒人酒飯自不必說單講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瑞虹看時室中燈燭輝煌設下酒席朱源在燈下細觀其貌比前倍加美麗欣自得叫聲娘子請坐瑞虹羞澀不敢答應側身坐下朱源教小厮斟過一杯酒恭恭敬敬遞至面前放下說道小娘了請酒瑞虹也不敢開言也不回敬朱源知道他是怕羞微微而笑自己斟上一杯對席相陪又道小娘子我與爾已為夫婦何必含羞請小姑一盞兒小生候乾瑞虹只得低頭不應朱源相道他是個女兒家一定見小厮們在此所以怕羞即打發出外掩上門兒走至身邊道想是酒寒了可換熱的酒一杯不要拂了我的敬意遂另斟一杯遞與瑞虹瑞虹看了這個局面轉覺羞慚無地傷感想起小時父母何等珍惜今日流落至此身子已被玷污大仇又不能報又強逼做這般醜態騙人可辱沒祖宗苦腸一轉淚珠簌簌亂下朱源看見流淚低低道小娘子爾我千里相逢天緣會合有甚不足這般愁悶莫不宅上還有甚不堪之事小娘子受

抵磨連明數次並不答應覺其容轉成朱源又道細觀小娘子之意必有不得已事何不
說與我知倘可効力決不推故瑞虹又不則聲朱源到沒做理會只得自斟白飲吃得半酣
聽鐘數已打二鼓朱源道夜深了請歇息罷瑞虹也全然不睬朱源又不好催逼倒走去書
桌上取過一本書兒觀看陪他同坐瑞虹見朱源殷勤相慰不去理他並無一毫愠怒之色
轉一過念道看這舉人倒是個盛德君子我當初若遇得此等人冤仇申雪久矣又想道我
看胡悅這人一味花言巧語若專靠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報他今明明受過這舉人之聘
送我到此何不將計就計就跟着他這冤仇或者到有報雪之期左思右想疑惑不定朱源
又道小娘子請睡罷瑞虹故意又不答應朱源依然將書觀看看看三鼓將絕瑞虹主意已
定朱源又催他去睡瑞虹纔道我如今方纔是爾的家人了朱源笑道難道起初還是別家
的人麼瑞虹道相公那知此事我本是胡悅之妻只因流落京師與一班光棍生出這計哄
了銀子少頃即打入來搶我因去告爾強搶良人妻女你怕干係前程還要買靜求安朱源
聞言大驚道有恁般異事若非小娘子說出險些落在套中但爾既是胡悅之妻如何又洩
漏與我瑞虹與道妾有大仇未報親君盛德長者必能爲妾伸雪故願以此身相托朱源道
小娘子有何冤抑可細細說來定當竭力爲爾圖之瑞虹乃將前後事泣訴連朱源亦自慘
然下泊止說之間已打四更瑞虹道那班光棍不久便到相公若不早避必受其累朱源
道不要著忙有同年寓所離此不遠他房屋盡自深大且到那遍一避過一夜明日零露所

在裏邊搬去有何患哉當下開門悄悄地喚家人點起燈火徑到同年寓所敲開門戶那同年
見夜半而來又帶着個麗人只道是來歷不明的甚以爲怪朱源一一道出那同年即移步
外邊去睡讓朱源住于南廂一面教家人們相幫把行李等件盡皆搬來止存兩間空屋不
在話下且說衆光棍一等瑞虹上轎便道胡悅將出銀兩分買些酒肉吃到五更天氣一
齊趕至朱源寓所發聲喊打將進去但見兩間空屋那有一個人影胡悅倒喫了一驚說道
如何曉得預先走了對衆光棍道一定是爾們倒勾結來捉弄我的快快把銀兩還了德能
衆光棍大家也翻轉面皮說道你把我妻子賣了又要來打搶反說我們有甚勾當須要與爾
子休不得將胡悅橫磨打勾半死恰好五城兵馬司經過結扭到官審出騙局實情一喚二
十銀兩追出入官胡悅着遞回籍有詩爲證

牢籠巧設美人局

美人原不是心腹

青了夫人又打臂

手中依舊光陸亮

且說朱源自娶了瑞虹彼此相敬相愛如魚似水半年之後即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
一個孩子朱源好不歡喜寫書報知妻子光陰迅速那孩子早又彌歲其年又值會試瑞虹
日夜向天禱告願得丈夫黃榜題名早報蔡門之仇事後開榜朱源果中了六十五名進士
殿試三甲該選知縣恰好武昌縣缺縣宜朱源就討了這個缺對瑞虹道此去仇人不遠只
怕他先死了便出不得你的氣若還在時一個個拿來盪血祭獻爾的父母不怕他走上天
今古奇觀

去瑞虹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奴家死亦瞑目朱源一面先差人回家接取家小在揚州伺候一同赴任一面候吏部領憑不一日領了憑限發朝出京原來大凡吳楚之地作官的都任臨清張家營僱船從水路而行或徑赴任所或從家鄉而轉但從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穩況帶若家小若沒有勒令脚力陸路一發不使了每常有下路糧船運糧到京交納過後那空舟回去就攬這生意假充座船請得個官員坐輪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同個稅稅之利這也是個舊規却說朱源同了小奶奶到臨清僱船看了幾個船口都不稱讚只有一隻整齊中了朱源之意船頭遞了姓名于本碼頭相見管家將行李安頓餘兩請老爺奶奶下船燒了神福船頭指揮眾人開船瑞虹在船中聽得船頭說話是淮安聲音與賊頭陳小四一般無二問丈夫什麼名字朱源查那手本寫著船頭吳金印首名姓都不相同可知誤相干了再聽他聲口越聽越像轉畏生疑放心不下對丈夫說了假托吩咐說話喚他近船瑞虹門于背後厥認其面親又與陳小四無異只是姓名不同好生奇怪欲待盤問又沒個因由偶然這一日朱源的座師船到過船去拜訪那舟頭的波娘進艙來拜見奶奶送茶為敬瑞虹看那婦人

雖無十分顏色 也有一段風流

瑞虹有心問那婦人道你幾歲了那婦人答道二十九歲了又問那裏人氏答道池陽人氏瑞虹道爾丈夫不似個池陽人那婦人道這是小婦人的後夫瑞虹道爾幾歲死過丈夫的

那婦人道小婦人夫婿為運糧到此丈夫一病身亡如今這丈夫是武昌人氏原在舟上做幫手喪事中新他力相助小婦人那身無倚只得就從了他頂著前女名字完這墳墓便瑞虹記在肚裏暗暗點頭將香帕賞他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去了瑞虹等米源下舟將這話述與他聽了眼見吳金印是陳小四正是賊頭米源道路途之閒不可造次且忍耐他到地方上施行還要在他身上追究餘黨瑞虹道相公所見極明只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這數日如何好過恨不得借滕王閣的順風一陣直到武昌

飲恨親冤已數年

執戈思報嘆無緣

同舟敵國今相遇

又嫌江山路數千

却說朱源船至揚州那接取大夫人的還未曾到只得停泊馬頭等瑞虹心上一發氣悶等到第三日忽聽得岸上爭鬥起來朱源教人問時却是船頭與岸上兩個漢子扭做一團廝打只聽得口口聲聲說道你幹得好事朱源見小奶奶氣悶正沒奈何今番且借這個機會敲那賊頭幾個板子權發利市當下喝教水手與我拿過來原來這班水手與船頭面面相心不和也有個緣故當初陳小四盜死了瑞虹葉船而歸沒處投奔流落到池陽面偶值吳金這隻糧船起運少個一手陳小四就上他的船見吳金老像個愛吃棗兒湯的豈不正中下懷一路行好賣借搭識上手兩個如膠似漆反多那老公得眼船過黃河吳金害了個寒症陳小四假意殷勤調理那藥不按君臣一服隨致吳金死了婦人身邊取出

財把與陳小四只說借他的東西斷送老公過了一兩七又推說欠債無償將這身子白
白理嫁了他雖然備些酒食煖住了家人却也有心不伏爲這緣故所以而心不和聽得
倉裏叫一聲都拿過來蜂擁的去將三個人一齊和下船來跪於將軍膝邊朱源問道爲
何廝打船頭來到這兩個人原是合本擇船夥計因盜了資本背地逃走兩三年不見
面今日天遣相逢小人與他取討他倒圖賴小人兩個求打一個望老爺與小人做主朱源
道爾二人怎麼說那兩個漢子道小人並沒此事都是一派胡言朱源道難道一些影兒也
沒有乎把就廝打起來那兩個漢子道有個緣故當初小的們雖曾與他合本擇船只爲他
迷戀了個婦女小的們恐誤了生意把自己本錢收起各自營運並不會欠他分毫朱源道
爾兩個叫什麼名字那兩個漢子道不會開口倒是陳小四先說道一個叫沈鐵琴一個叫
秦小元朱源却待再問只見背後有人扯拽回頭看時却是了悄悄傳言說道小如如話
老爺說話先源走進後船見瑞虹雙行流淚扯住丈夫衣袖低聲說道那兩個漢子的名字
正是那賊頭一夥同謀打劫的人不可放他走了朱源道原來如此事到如今等不得到武
昌了慌忘寫了名帖吩咐打轎喝叫地方將三人一串兒縛了自去拜揚州太守告訴其事
太守問了備細且教把三個賊徒收監改日面審朱源回到船中眾水手已知陳小四是個
強盜也把謀害吳仁的情節細細稟知朱源又把這些緣由備寫一封出帖送與太守拜求
究問餘黨太守看了忙出飛差人拘那婦人一井聽番揚州城裏了這出新聞又是

強盜又是好淫事情有婦人在內那一個不來觀看臨審之時府前好不鬧熱正是好事不
出門惡事傳千里却說太守坐堂吊出三個賊徒那婦人也提到了跪於階下陳小四看見
那婆娘也到好生驚惶道這廝打小事如何連累家屬見太守却不叫吳金名字竟叫陳小
四吃這一驚知爲小事他實不過叫一聲不應再叫一聲不得不答應了太守相公冷笑
一聲道爾可記得三年前拜指揮的事麼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今日有何理說三個人面面
相親却似魚膠粘口一字難開太守又問那時同謀還有李鬚子白滿胡蟹二隻至嘴余哈
肥如今在那裏陳小四道小的時雖在那裏一些財帛也不曾分受都是他這幾個席捲而
云只問他兩個便知沈鐵琴秦小元道小的雖然分得些金帛却不像陳小四騙去了他家
小姐太守已知就裏恐失了朱源體面便喝住道不許開話只問爾有幾個賊徒現在何處
秦小元道當時分了金帛四散去了聞得李鬚子白滿隨着山西客人販買絨貨胡蟹二隻
至嘴余哈肥三人逃在黃州擇船過活小的們也不會相會太守相公又叫婦人上前問道
爾與陳小四姦密毒殺親夫遂爲夫婦通也是沒得說了婦人方欲抵賴只見階下一班水
手都上前稟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得那婦人頓口无言太守相公大怒喝叫遞上號毛
板不論男婦每人且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當下錄了口詞三個強盜通問斬罪
那婦人問了凌遲齊上刑且發下死囚牢裏一面中廣捕快漢白滿李鬚子等太守問了這
樁公事親到舟上答拜朱源就送寫詞與看朱源感謝不盡瑞虹聞說也把愁顏放下七分
今古奇觀 卷二十六 十二

又過幾日大奶奶已星接到瑞虹相見一七一妻甚是和睦大奶奶又見兒子生得清秀愈加歡喜不日朱源於武昌上任管事三日便差的當捕役緝訪賊黨胡堂二等果然胡堂二凌至嘴在登州江口岸身隨御拿來招標余蛤脚年前病死白滿李鬚子見跟陝西客人

號令出時霜雪凜

威風到處鬼神驚

其時七月中旬却是決囚之際朱源先出巡淮安就托本處府縣訪查朱裁及碧蓮消息果然訪著那兒子已八歲了生得堂堂一貌府縣奉了御史之命好不奉承即日香湯沐浴換

了衣履遂在軍衛供給申文報知察院朱源取名素績特為赴奏一本將蔡武被禍的事情備細達於聖聰蔡武當先有汗馬功勞不可令其無後今有幼子素績合當宗俟其出幼承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朱源吩咐劊子手將那數個賊徒之首用漆盤盛了就在城隍廟內設下祭指揮一門的靈位香花燭三牲祭禮把幾顆人頭一字兒擺開朱源親製祭文拜奠又於本處選高僧做七七功德超度亡魂又替蔡武整頓個家事囑咐府縣請邀其母碧蓮一同居住以奉祭指揮歲時香火朱裁零給銀兩別娶諸事俱已停妥備細寫下一掛家信差個得力承舍寄回家中報知瑞虹瑞虹見了信中之事已知蔡氏有後諸賊蓋已受刑瘞血饑寒舉手加額感謝天地不盡是夜瑞虹沐浴更衣寫下一紙出信寄謝丈夫又去拜謝了大奶奶回房把門閉上將剪刀白刺其喉而死其書云

賤妾瑞虹百拜相公白下虹身出武家心願訓男德在義女德在節女而不節與禽何別虹父賴錢不戒雞黍迷神盜亡身禍及母弟一時并命妾心胆俱裂浴淚連年然而

今古奇觀

卷二十六

十三

好識荆之日便許復仇皇天見憐宦遊早遂諸好已滿相次就縛而且明正典刑灑血設
 饗蔡氏已絕之宗復蒙披根見本世祿復延相公之為德於衰宗者天高地厚何以除茲
 妾之仇已雪而志已遂矣夫節食生貽玷闕閭妾且就死以謝蔡氏之宗於地下兒子年
 已六歲孀母憐愛必能成立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姻緣有限不獲而別聊寄一箋以表
 哀曲 大奶奶知得瑞虹已死痛惜不已殮殮悉從其厚將他遺筆封函付承舍寄往
 任上未源看了來倒在地昏迷半晌方醒自此患病閉門者數日府縣都來候問朱源哭
 訴情中人人墮淚俱誇瑞虹節孝今古無比不在話下後來朱源差滿回京歷官至三選
 總制瑞虹所生之子名曰朱懋少年登第上疏表陳生母蔡瑞虹一生之苦乞賜旌表蒙
 聖旨准奏特建節孝坊至今猶在在詩讚云

報仇雪恥是男兒
 堪笑碎碎陳小四

誰道裙釵有執持
 不成一事枉嗟咨

第二十六卷終

第一早猶田高第學院演習室





